

第二回 寇阿男京華呈色相 秦紹祖杯酒議婚姻

繁華自古說皇都，帽影鞭絲入畫圖。
色即是空空即色，故呈色相惑凡夫。
一水揚州對潤州，隔江結得鳳鸞儔。
可憐月老姻緣簿，未許團圓到白頭。

當下秦白鳳聽得父親吩咐，便走上一步，口稱「伯伯」，恭恭敬敬的作了個揖。那個人連忙扶住道：「好，好，已經長得這麼大了。那年我們出門的時候，還抱在手裡呢！」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正是淮水盛漲那年出門賣藝的寇四爺。寇四爺那年帶了妻小，渡過了長江，就從鎮江起，沿著江岸西行。一路上耍些拳棒，賺得銀錢，作為盤費。雖是櫛風沐雨，卻還進止自由。每到得一處地方，多則寄居幾月，少亦耽擱幾天。行行住住，不覺到了湖北武昌府，是個繁華所在。這個時候，寇四娘身懷六甲，已將足月，寇四爺便不住客店，賃定了房於。滿意生下個男孩，便香煙有繼；不期足月臨盆，卻生下個女娃娃來。寇四爺雖然失望，卻也聊勝於無。因替他起個小名，就叫阿男。從此有了這個襁褓物，寇四娘便不能出場賣藝。寇四爺獨手單拳，便覺得沒甚麼興趣，因此商量取道回家。

夫妻兩個，正在商量，忽然遇了一個機會。原來武昌對岸，漢陽府地方，有一家富戶，姓萬，取名叫做夫強，人家都稱他萬員外。這萬夫強坐擁百萬家財，閒著沒事，便想法消遣光陰。平日養了十多位拳教師，終日馳馬試劍，耍刀弄棒。聞得寇四爺是江湖上一條好漢，便備了禮物，修了書函，專差家人渡過江去聘請寇四爺，做個教師。寇四爺接了來書，看過一遍，且不收禮物，對來人說道：「承員外美意，本當前去領教，爭奈我有家眷住在這裡，這裡又是客地，少不免常要在家裡照顧一切，早晚過江不便。拜煩上覆員外，我不日就要動身回鄉，等我送了家眷回鄉，再來領教。」那來人道：「教師不必過慮。我家員外，為人十分慷慨，家裡閒房盡多，就請連寶眷一起搬過去也不妨。」寇四爺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未得員外面允，怎好造次？」那來人聽說便道：「既然教師如此說，且待我回去稟明員外，卻再來請罷。」寇四爺應允了。那來人便寄下禮物，隻身回去。過了半天，又來了，說道：「員外已經吩咐過，指撥出一所房屋，請寶眷居住，就請教師過去。」寇四爺大喜，方才收過禮物，與寇四娘收拾起細軟，抱了阿男，一同到漢陽而來。萬夫強接著，十分優禮相待。寇四娘安頓過行李，也進內去見過萬安人。從此寇氏夫妻，便在漢陽住下。

寇四爺逐日價和萬夫強講究幾路槍法，或與各教師比較武藝。喜得寇四爺為人和藹，不逞高強，和別人比較，雖是本事能勝他的，也不過較一個平手，不肯使人當場沒臉。這個承他情讓的，自然五中感激，因此同事當中，處得十分和氣。從此一住便住了五個年頭，阿男已長到六歲了。萬員外有個叔父在京裡，官居禮部侍郎之職。因聽說姪兒萬夫強，連年在家耍刀弄棒，恐防他誤招匪人，便寫了一封書函，專人回漢陽去，只說京裡有事，叫他進京去走一遭。萬夫強便收拾行李動身，各教師得了這個信，便都暫時告退。寇四爺這才帶了妻小，回到家鄉。不免到各鄉鄰人家一一去道契闊。

這天到得秦亢之家，恰好遇了白鳳放學。四爺見了，便把他接在膝邊道：「長得好快呀，那年我出門的時候，還抱在手裡呢！今年可有九歲了？上學讀書了嗎？」亢之道：「八歲了。今年才請了一位先生，在家裡讀書。」四爺道：「好呀，我們阿男是在湖北養的，今年也六歲了。」亢之道：「原來四爺恭喜添丁了。」四爺道：「慚愧，是個女子，不過落得眼前熱鬧罷了。喜得他長得容易，雖然只有六歲，也有你們二官般長大了。如果秦相公不討厭，我也想送他過來從先生讀書，不知可使得？」亢之道：「四爺有意栽培女公子，這是好極的了。這裡又沒有第二個學生，先生也正苦過於寂寞呢。就請送過來便了。」寇四爺大喜。恰好秦繩之從外面回來，與寇四爺彼此相見。大家道過契闊，寇四爺便作別回去，與寇四娘說知，要送阿男上學的話。四娘道：「阿男才得六歲，怕早了些罷？」寇四爺道：「阿男年紀雖小，身軀卻是長大的。方才在秦家，看見他家二官，已經八歲了，生得也不過阿男那點大小。我意思要早點叫他上學讀書，將來你我自己再教他些武藝，教成一個義武全才，也好招一個快婿養老。」寇四娘聽說，自無不允之理。當下拿歷本，看定了日子，寇四爺便去置備點紙筆書籍之類。

到了日期，便親自送女兒阿男去上學。先見過亢之弟兄，又帶到裡面見過繩之的娘子，然後轉到書房去拜見先生。原來亢之已經從中介紹，說定了每月送修金二百文，殷日校樂得每月多撈他二百，就答應了。這天早起，白鳳一早先到了書房。不多幾時，亢之帶了寇四爺，領看阿男來了。寇四爺先向殷日校見過禮，然後叫阿男上前叩見。又叫與白鳳相見過，方才就了學位。真是一個英俊好女兒，雖然僅得六齡，卻已出落得英姿綽約，態度輕盈。怎見得：

修眉畫螺，皓齒編貝。一點朱櫻唇小，兩旁粉頰渦圓。漆髮垂肩，愈襯出梨花臉白；星眸特睇，乍舒開柳葉眉青。耳底雙環搖曳，寫出輕盈；額頭一點焉支，增來妖媚。看此日垂髫嬌女，即他年絕代佳人。

從此，阿男就在秦家讀書。繩之娘子，因為自己沒有兒女，見了別人的小孩子，沒有不歡喜的。況且阿男又生得粉堆成、玉琢就般的一個女孩兒，如何不愛？便和伯伯、丈夫說知，中午放學時不放阿男回去，留在家裡吃中飯，到晚飯時才放他回家。因此阿男早來暮去，每日除了讀書之外，便在上房和秦白鳳頑耍。

諸公！告子一句話說得最好，他說：「食、色、性也。」這好食和好色，真是從娘胎裡帶來的先天性情。不信「，但看小孩子出世，就解得吃奶，啼哭起來便要娘，若是用了奶娘呢，他便見了奶娘，比爹娘還要親熱，這便是好食。到了幾個月，略略識得人事的時候，你試拿一張白紙、一張紅紙去逗他，他伸出手來，一定是要紅的，這便是好色。手抱的孩兒是斷斷乎沒有習染的了，所以說是性也。秦白鳳和寇阿男兩個，一對小兒女，一個是眉清目秀，一個是齒白唇紅。似此天天在一起，雖是兩小無猜，卻也是你愛我臉兒標緻，我愛你體態輕盈。小孩子家雖然不懂得甚麼，就只這點，便種下了無限情根。況且兩個同在一處讀書，相守到五六年，秦白鳳長到了十四歲，阿男也十二歲了。

那寇四爺送女兒去讀書，不過是一時高興。這幾年讀下來，阿男已經略識幾個字，隨便一封信，拿起來也勉強念得下了。鄉下人家女兒，有了這點本事，便要算是才女的了。因此阿男到了十二歲那年，寇四爺就不叫他讀書了。一則是已經心滿意足，二則是因為沒有於息，恐怕失了自己的家傳幻術武藝，要想傳給女兒。所以叫他歇了學，天天在家裡，先教他些翻跟斗、耍拳腳、縱高、跳遠的軟工夫。秦白鳳一旦失了個侶伴，便覺得讀書寫字都沒了神采。聽得阿男在家習武，天天到了放學時候，便把到院裏去，

門前是一片空場，寇四爺天天就在空場上教阿男，白鳳便天天到空場上去看。有時碰得不巧，已經教完了，他便直到寇家裡去，和阿男頑耍。好在彼此鄉鄰，又是兩個小孩子，各無猜忌的。所以由得他哥哥、妹妹的，依舊天天在一起。

如此又過了兩年，阿男已是十四歲了。寇四爺又想起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的念頭，便和寇四娘商量道：「我看阿男長得實在快。你看他只得十四歲，人家見了，那一個不當是十六七歲的人？人又生得聰明，所以我的幻術武藝，他都學得純熟了。你我又沒個於息，我想替他招個女婿養老。無奈這鄉下地方，沒有個出色的子弟。」這一句話未曾說完，寇四娘便接著說道：「官人說得不差。妾早就看中了一個人，說出來不知官人對不對？就是妾的姪兒餘小棠。我們親上加親，豈不格外親熱？」原來寇四爺的父親餘佐清，世居在瓜州鎮上，只生下寇四娘兄妹二人。寇四娘的哥哥叫餘棠伯，生下一子，就叫小棠。家中薄有資財，前兩年棠伯過了，小棠倒還能支持門戶，此時已長到一十八歲了。寇四娘歸寧時，早就暗中向姪兒許下了親事，所以小棠一向不肯提親，單等他表妹。寇四娘這天乘便說了出來，寇四爺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「娘子看中的，自然不差，況且又是親上加親，自然是好的了。但是卑人的意思，要想帶女兒出門一次，僥倖遇了個王孫公子，不然，或者配上個江湖好漢，這才遂了我的心願呢！」寇四娘聽說，心中雖不以為然，卻也不便十分違拗。便道：「官人說的自是高見。但不知幾時動身？到那裡去？」寇四爺道：「我想北京是個天下第一繁華的所在，打算去走一遭。一則為女兒的終身大事，二來這許多年個曾走動，借此也舒舒筋骨。」當下寇四娘應允了，便擇日起程，不免又到各鄉鄰人家去辭行。此時和秦家的交情，比以前又是不同，因此寇四娘帶了阿男，專到秦家話別。繩之娘子接著款待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秦白鳳下學進來，見了阿男，自是歡喜。然而此時彼此都長大了，不免要避點嫌疑；雖然仍是說有笑，但較之於從前耳鬢廝磨的光景，又自不同了。當下談了幾句，阿男忽的起身說道：「不知先生可在書房裡？我受業一場，也應該去辭個行。」寇四娘說道：「禮該如此。你去去就來罷。」阿男對白鳳道：「就煩哥哥陪我走一遭。」白鳳笑著答應了。兩人同到了書房，誰知殷曰校放了學，便到外頭散步去了。白鳳道：「先生既然出去了，我回來替妹妹說到罷。」阿男望著白鳳，臉上泛了一點紅，說道：「我何嘗要辭甚麼行，不過要和你說句體己話罷了。」白鳳道：「妹妹此番出門，有甚話吩咐，自當洗耳恭聽。」阿男臉上又紅了一紅，才說道：「哥哥，你到底愛我不愛？」白鳳道：「妹妹說得奇，我聽見你要出門，已經心焦得了不得，要想設法留住你，卻又無法可設。肚子裡有多少話要和你說的，卻又說不出來。我此刻為了妹妹，已經心亂的了不得。妹妹還要和我打趣，我有甚不愛妹妹的道理呢？」阿男低下了頭，一會兒臉上紅了又紅，方才顫聲說道：「你如果真愛我，便請你務必等著我。」白鳳也紅了臉道：「我也這麼想。但怕我們自己做主不來。」阿男道：「只要有心，我有法子呢！」正說到這裡，忽聽得門外咳嗽了一聲，殷曰校回來了。阿男端端正正的福了兩福，說了辭行的話。殷曰校是一切都不關心的，隨便敷衍了兩句。他二人仍到上房去了。盤桓了一會，方才分手。

且說寇四爺別過眾鄉鄰之後，帶了一妻一女，出門而去。家裡養的一匹烏孫汗血馬，給阿男騎了，夫妻兩個，另外僱了牲口，一路上衝州過府而去。這一行卻沒甚耽擱，不過到了盤纏缺乏時，就地設個場子，使兩路拳棒，換幾文盤費罷了。走了一個多月，到了北京，揀一座客店住下。寇四爺便向店家打聽，那裡有個好場子可以賣藝的。店家說道：「客官要賣藝，卻是好運氣。這裡西直門外，有一座夕照寺，因為四月初八是佛誕，初一便開廟門，足足開一個月。這一個四月之中，燒香的紅男綠女，公子王孫，不計其數。今日已是三月二十七，客官們將息兩大，恰好到那裡去。」寇四爺大喜道：「是難得這個好機會也。」便進來和四娘說知。

大家將息了幾天，到了四月初一，夫妻母女同到夕照寺前面，揀了一片空場，鳴鑼擊鼓，耍起槍棒來。一連耍了幾天，生意倒也不壞。這天寇四爺對四娘說道：「我看這北京人才不少。明天初七了，初八那天，遊人一定更多，我想明天拿出我的幻術來，耍他兩套，多哄動些人，初八那天，就便揀個女婿。」四娘笑道：「這人山人海的，不知怎樣揀法？」四爺道：「我有一個問天賣卦的法子。到了那天，把我家藏的兩顆珍珠，縫在阿男靴頭上，只說有誰上場來和阿男交手，能把他靴頭上珠子摘去的，就把珠子贈與他。如有人果然摘得去，便與他說親。娘子，你說這個法子使得去麼？」四娘道：「萬一被一個老頭子，或者一個蠢陋漢子摘了去，卻怎樣呢？難道也把女兒嫁給他不成？」四爺道：「娘子好不聰明。果然如此，我不過拼了這顆珠子罷了，誰還和他提甚麼親？況且我們阿男手腳靈動，如果不是天緣湊合的，只怕沒有人摘得他去呢。」四娘笑道：「官人的高見不差，是妾過慮了，就照這樣辦罷。」

他嘴裡便這麼說，心中卻不以為然。等寇四爺走了出去，便悄悄的和阿男說知他父親的主意，又說道：「照你父親的主意，將來你不知嫁到甚麼地方去，豈不是活活的把我母女分開，我一向早已定了主意，要把你和表兄餘小棠匹配起來。瓜州離我們家不遠，時常可以往來，又是親上加親，豈不是好？為此，我特地關照你一聲，到了那天上場的時候，千萬小心，不要被人摘去。」阿男聽了，回頭一想：表兄餘小棠生得一張紫黑面孔，舉動粗莽，母親如何叫我嫁這等人？又想起白鳳哥哥生得何等秀雅，況且又同在一村居住，餘小棠那裡及得來他的腳後塵？況且我臨走的時候，約過叫他等我，我豈可在這裡配親，自失其信？不如面子上從了母親，暗中卻把這身子留給白鳳哥哥罷。等到回家時，卻又再作道理。想定了主意，只向四娘點了點頭，不便說出甚話。四娘以為阿男依了自己，自是歡喜。

次日，阿男早起，便紮扮起來，梳一個堆雲攏霧流蘇髻，紮一副雙龍搶珠金抹額，當中裝一座猩紅軟絨英雄球，鬢邊插一技嶺南情種素馨花，耳朵下綴一對桃梢垂露珍珠環，穿一件金繡碎花玉色小緊身，肩上披一件五雲捧日繡絡，腰間束一條鵝黃絲織排鬚帶，腿上穿一條玉色碎花小腳褲，足登一雙挖嵌四合如意小蠻靴。結束停當，寇四娘代他披上一件百蝶穿花玉藍夾斗篷，罩上一頂五色灑花觀音兜。跨上了烏孫汗血黃驃馬。寇四娘夫妻兩個，親自夾護了，到夕照寺去。這一大，圍隨觀看的人，更是人山人海。到得夕照寺前，依舊揀了一片空場，先安頓好了他的刀槍傢伙，繫好了馬匹。寇四娘敲起銅鈺，寇四爺飛起流星錘，分開眾人，然後提起了一根鐵桿梨花槍，照例說了幾句「鼓不打不響，話不說不明，人過要留名，雁過要留聲」的話。然後對眾說道：「今日在下身體有些困倦，耍不動刀槍。特叫我小女出來請教兩路劍法。」說完了，寇四娘又敲起銅鈺來。寇阿男便脫下觀音兜，卸脫夾斗篷。提了他母親所用的雌雄雙股劍，整一整抹額，收一收束帶，走上場來。擺開架子，抱著雙劍，將身一轉，打了個團圓和合拱，方才舞動起來，怎見得：

轉舒皓腕，斜送明眸。出鞘時兩道寒光，舞動時一泓秋水。曳影橫飛，問鋒鏑則陸虬犀甲；寒芒四射，論敏捷則水截輕鴻。貼地時似點水蜻蜓，騰空處像穿花蚊蝶。電影飛閃衝鬥牛，寒光繞體飛龍蛇。遂令萬目盡凌亂，細看兩脅生碧花。

一時圍看的人，無不齊聲喝采。舞夠多時，阿男方才斂住寒光，露出梨花嬌面，再向眾人打了個迴旋拱，方才下場。

寇四爺又提了槍上場說道：「承蒙列位不棄，劍是請教過了。在下還有一套小小戲法，要搬演出來，博眾位一笑，怎奈這個石獅子礙事，待我先把牠刺倒了。」眾人看時，原來是夕照寺前的一座石獅子，連座子足有六尺多高，作頭至尾，有五尺多長。寇四爺拿了槍向獅子刺去，誰知用力太猛，槍頭撞到石上，迸出了一陣火星，豁刺一聲，那鐵槍桿居然斷了。寇四爺即回身，一交，便叫起痛

來。寇四娘連忙上前扶起。寇四爺反手摩挲背後道：「想是地下有甚石子之類，我背上痛得很呢！」寇四娘便去地下扒開泥土一看，說道：「沒有石子，卻有兩根竹椿，待我拔他起來。」說罷，一手攢了一個椿頭，向上一拔，咦，不是甚麼竹椿，卻是一張竹梯子，這一下已經拔了兩層踏步上來了。寇四娘又拔一下，那梯子已出來了，有一人多高。看的人無不稱奇道怪，一齊嚷著：「拔啊！找啊！」寇四娘果然只管向上拔，誰知越拔越高，高到上沖霄漢。從底下望上去，已經看不見梯頂了，底下還不曾拔盡。四娘和阿男兩個換力去拔，到後來拔不動了，四娘道：「想是上頭頂著天了，這便怎樣？」寇四爺此時也哼完了，說道：「正好我的槍斷了，女兒，你過來，你就從這梯上天去，代我向二郎神借他的三尖二刃刀，我用一用。」

阿男果然走近梯前，一步一步的上去。當時萬目睽睽的，看著他手腳移動，一層一層的上，直到了雲端裡面，慢慢的影子都看不見了。看的眾人沒有一個不縮頭吐舌的。寇四爺自在場上，向四面求賞，說：「賞了錢，好看我女兒下來。」一時四面的錢，紛紛拋到場上。他夫妻兩個一一的收拾好了，仍然不見下來。四爺便叫四娘上去催他，鬼混了一回，四娘方才依允了。說也奇怪，四娘一腳踏上去，才起第二隻腳，那竹梯卻插了一層入地裡去了。等換了腳踏第三層時，那第二層又插下去了，如此一層一層的插下去，慢慢的把插天高的一張竹梯，盡情都插到地下去了，只剩了兩個梯頭露在外面。四娘銜銜的看了半天，舉起腳來，把那梯頭踩了一腳，便索性都插了下去。四爺道：「且慢，如今沒了梯子，叫我女兒怎生下來？」四娘愕然道：「這便怎樣？」四爺道：「還把梯子拔上來啊。」

四娘果然便去扒泥土，誰知扒了一尺多深，那裡有個影子？四爺急了，敲著銅鈺，仰著面極聲的叫女兒道：「你便跳下來罷！」四娘便撈起衣服要接。叫了半晌，隱隱聽見阿男答應，那聲音卻不在天上，似在地下。四爺便停了鈺，各處去尋。只聽得阿男叫道：「爹爹啊，我在這裡呢！」跟著這聲音尋去，尋不著。再叫一聲，又聽得應一聲。尋來尋去，原來那聲音就出在那石獅子底下。四爺頓足道：「罷了！完了！這石獅子少說點也有四五千斤重，把他壓在底下，怎得出來？來，來，來！你快和我抬開了他，女兒才得出來呢！」夫妻兩個一齊動手，一個漲得肉突筋粗，一個弄得面紅耳赤，卻如蜻蜓撼石柱般，那裡動得分毫？夫妻兩個故意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一番。忽聽得阿男在地下說道：「爹爹，媽媽，快些走開些，我出來也！」說聲未畢，只見那座石獅於左右搖了兩搖。寇四爺夫妻連忙走開。那獅子一連搖了十多下，便慢慢的離了地。原來阿男在地下把他雙手舉起，從地下鑽了出來。這一下把圍看的人，又都驚得縮頭吐舌，喝采之聲，就和打雷一般，轟轟不斷。你看阿男面不改色，出來之後，還用力把獅子往上送了兩送，才把他攢下。卻又不偏不倚，恰好攢在原放的地方，分毫沒有移動。這一下四面的賞錢，又往場上亂丟。寇四爺收了賞錢，謝了眾人，即便收場回上。

到了次日，那來看的人更多了。寇四爺卻叫阿男把兩顆珠子，綴在靴頭上，到了場上時，只說是打賭賽，叫人來取珠子。阿男出場耍了一路空拳，便有兩個不自量、不濟事的上來交手。不到兩個照面，早已跌撲出去。後來雖然來了幾個有家法的，怎奈阿男自己知道這是自己終身大事，怎肯輕易被人摘去，因此處處提防。何況那珠於頂多不過黃豆般大小，耍拳棒的人，都是些粗手笨腳之輩，更不是容易摘得下來的。此時除非秦白鳳上場，我知道阿男便情願願的，把靴尖送到白鳳手裡，請他摘了。

阿男便如此癡心。誰知秦白鳳那邊，已經另外提親了。原來白鳳的叔父秦繩之，有一個朋友，姓何，表字仁舫，向在鎮江開了一家布店，生意倒也十分興旺。仁舫生下兩個兒子，大兒彩華，二兒彩章，都已長大成家，仁舫久經抱孫的了。晚年卻生了一個女兒，照著兩個哥排行，就取名叫做彩鸞，才長成一十五歲，一向隨著父兄在鎮江居住。秦繩之閒在家中沒事。這天渡江來訪何仁舫，仁舫邀往家中去坐。原來他住家店舖是分在兩起的。當下兩個老友相見，未免要留住盤桓幾日。布店裡事情，自有彩華、彩章料理，仁舫向來只在家中納福，何況來了個朋友呢。繩之住在何家幾天，他家中的家人婦子，自然都出來相見。別人且不必提，單說何彩鸞本來生得端凝莊重，光華照人。那秦白鳳又是繩之的愛姪，因此繩之見了彩鸞，便想起姪兒的親事來，默默的放在心裡。生意人家不及官宦人家的禮節多，拘束大，所以彩鸞自從拜見過繩之之後，便出入自由，不甚迴避。繩之察得他舉止大方，言語伶俐，就越發看上了。一天早起，仁舫約了同到茶館裡吃早點心，帶吃兩壺酒。吃酒中間，繩之便問起：「彩鸞姪女，不知可曾有了夫家？」仁舫回道：「早呢！今年才十五歲，我一向還沒有和他提親。」繩之道：「且待我和他提一提，看是如何？」仁舫道：「老弟提到，那子弟自然是不錯的，但不知是甚人家？」繩之道：「我今天又可以算做媒，又可以算求親，我所提的就是舍姪白鳳。小孩子生得還聰明，讀書也還好，但不知可仰攀得上？」仁舫未及回答，只見何家用的一個小廝，帶著一個鄉下人跑來。那鄉下人一頭大汗，對著繩之便叫道：「二相公，快快回去，你家大相公有事呢！」正是：

通辭本欲諧鸞鳳，歸去還應痛。

未知那鄉下人來報的是甚麼事，且待小子閒了，再來開說。